

地图册

三三

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

独自旅行的好处之一是，大部分时候不必承担懒散的破坏性力量。自由被剪成隐形的勋章，投出一种对行程、节奏任意处置的权力。正是出于这种权威意识，我将一种重复行为引入了本可以安排更丰富的旅行：每天傍晚，我穿过卡莱梅格丹公园，在城堡上蒙养由来已久的观日落癖。

只要献出足够量的专注，任何场所都有机会成为一个博物馆，卡莱梅格丹公园也不例外。在抵达真正的黄昏之前，我不时被半路埋伏的各种奇物羁绊。例如一辆贩货推车，木板窄小，但极高超的摆物技术大幅度提升了空间利用率，这使整辆推车像一座纪念品的奥斯维辛集中营。受押犯包括印有“Београд”的玻璃杯、浓缩塞尔维亚景点的冰箱贴、质地粗糙的首饰、安于缄默的风铃、意义不明的挂件、明信片、铁托时代（或更早以前）的共和国徽章——它们即将被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千篇一律的冷酷条例所裁决。例如一对在公园中散步的情侣，恋情即眼下的一切，他们因无额外需求而显得心无旁骛。例如一只青绿色的蚱蜢，以轻盈姿态展示其一度饱饮的露水，你能感受自然的本源趋近于甜味。

沿斜坡前行，开阔全景很快铺开。下方是萨瓦河与多瑙河交汇之处，泾渭分明。远处的河水呈一派靛蓝，似对天空投影加了LOMO滤镜；近处则昏黄浑浊，河清不可俟，人命不可延，思考两者的必要时机均未到来，便不再细究。往上则属于落日的直接管辖范畴，一座名为“胜利者”的青铜雕像由罗马柱举向天空，逐层染上黄昏特调的色调。“胜利者”右手执剑，左手托举一只鸽子。城中遍长木兰属的植物，经风一吹飒飒作响，像要为“胜利者”注入鼓舞。只是在这夜晚横生之际，意外显得萧条。

斯里兰卡科伦坡

在加勒菲斯的海滨长廊上，提示语无疑是多余的：**WARNING BE CAREFUL, BATHING IN THE SEA IS DANGEROUS (当心, 海浴危险)**

大写字母如一件被隆重披上的红色法衣，向人们发送诸多警告信息。第一，海水变幻莫测，对于未知抱有恐惧之心是合理的。第二，此前已有诸多勇敢者（或换个角度称为好事者）溺亡于印度洋，以至于风险必须书诸提示。第三，它如一粒隐秘的按钮向人们重播2004年底的印度洋大海啸，失散、流佚、死亡，以形而上的方式卷土重来。而“科伦坡”在僧伽罗语中的意思是“海的天堂”，这就把一种微妙的讽刺意味编进了城市的基调之中。

下午4点出头，一个本地男人匆匆走过，又如善于转弯的流星般回到我面前。这片刻的犹豫——首先暴露的是对方怀揣某种意图，只是我对世界的可能性过于开放，不够警惕。上百年英属殖民地的历史，赋予科伦坡市民掌握英语的能力，由此我和那个男人得以表意交流。他高而消瘦，鬃发较之一般男性更长。他在附近一间酒吧工作，同事中曾有过一个广州女孩，如今不知去向。他又磕磕绊绊地讲到家庭，母亲迁往康提郊区的村庄，父亲和妹妹则永远以抽象的状态停留在海啸的死亡纪念碑中。他从包里拿出一本红色的软面抄本，给我写下他的名字，可惜我对此印象缺失。临别之际，他请求亲吻我的眼睛且告诉我手机号码，而软弱（没有足够勇气立即背叛短暂结下的友谊）令我同时答应了两项。

一个多月以后，我在朋友家中复述斯里兰卡的旅程——许多事情已变得更清晰，距离为理性的恢复供应了充分的空间。我任由怒意在朋友们面前滋长、跌宕，以稀



我从来不是一个擅长驾驶的人，我一度无法理解的一件事情是，人怎么能把生命放在自己手里掌握呢？不不不，这太让人难以接受了。

即使在很长时间以后，我开着五花八门的车穿越过这片大地的很多角落，每当我的车轮轧过那岌岌可危的路面，悬崖峭壁或是大浪江河还不到我摇下车窗丢一个水瓶的距离，我还是时常觉得难以置信：倘若我的双手稍稍有所闪失，那一切就都结束了，连同我身旁那个一脸无辜的人——你、我、还有上帝，咱们一起精心安排的一切，就都结束了。

你说人的命运由天不由己，我看根本不是。后来我不得不学会开车，是因为我意识到了在路上，很多时候，我们实在是别无选择——对，就是这么个原因——就像在路上，这件事情本身一样。

当我熟悉开车以后，我们开始频繁地启程。其实在这之前，我也并不十分厌倦那古老的旅店、狭窄的电梯和嘎吱作响的青石板马路——不过说实话



释对当时情形后知后觉的无能之感。我告诉朋友们，斯里兰卡人对东亚女性并不友好。40℃的气温下，我每天穿长袖，日落后备不出门，即便如此还是遭遇了出租车司机强吻之类的种种骚扰。就在这时，朋友提醒我手机屏幕闪烁，疑似来电。我拿起手机，赫然显示着一个斯里兰卡号码，一个我永远不会拨通也不会接起的过时的号码。

土耳其卡帕多奇亚

整个机舱都见证了斑点岩层不断放大的干瘪面貌，除了那些不在意的人。卡帕多奇亚是一座天然迷宫，岩陵由命运随机生成，不存在任何一种足以归纳它们的秩序。植被循人烟生长，但地图的大多数区域都只吐露土黄色调。

走出机场，提前预订的司机带我们前往离机场最近的小镇。旅行常伴随挥霍的兴致，人们选择对亏苦视而不见——因为此情境中的所有经历都具有体验价值，且无论值得与否，它们的一次性使其从谴责中豁免。接连两三日的简餐（一般由橄榄、干面包以及辨识度还不如干面包的各种食物组成）后，小镇的商业氛围某种程度上解救了我们。咖啡、烤肉、冰激凌，甚至还有中餐，为我们乘坐热气球前提供了一个安和的夜晚。

事实上，预约热气球之后，我私人祈祷过一场凌晨的暴风雨，销毁那必须在四点半起床的协议，但并未应验。我们乘专车前往热气球升起之处，从一个托盘里拿饼干，将红茶喝到纸杯底部。在山峦之间，人工摄入的氮气正令热气球膨胀。遍地褐土中，新的色彩逐步隆起，充气的形式似一场孕育。

主题词写作——

在路上

我们走得更远了

话，那些马路的缝隙实在太大了，像是划开了的广西香芒。有时候，傍晚我拽着行李箱穿过老城中心的某个街区，餐馆外面坐着很多在吃晚餐的人们，嘎吱嘎吱嘎吱，他们纷纷望向我……嘎吱……嘎吱……嘎吱……此刻行李箱的轮子像是不敢大声咀嚼而悬在空中的腮帮子，生怕打搅到别人的清静。在那一刻我觉得我有些过度像一个游客了——虽然我本来就是。

后来小石跟我说我们要抛弃那一切，换一种新的方式去旅行；在他看来，我所痴心的那些画儿，那些字迹，那些瓶子，那些建筑，都十分滑稽可笑；他甚至叫嚣着让我忘记一切，只是出发，他说执念太深，会阻止我们长成更动人的人格。我的直觉告诉我这事儿不能都听他的，不然那会害苦了我们。小石的魅力在于他的热情，他的亢奋，他对生活的不知疲倦和对未来的从不一恐惧——我不是这种人，但是我很爱他们。同时小石又是一个头脑简单、思维脱线的人，这使他独立生活时总是状况频出。我每次这么说他的时候他都沾沾自喜地认为这是他一又自洽的人格魅力的一部分，就像一个有才华的诗人必定不擅长经济学一样，这是自然法则。但你我都清楚，事实并非如此。

无论如何，我们的确是换了一种新的方式去旅行，这也实实在在地让我们走得更远了。有时我

承载游客的是一则篮筐，约可容纳10人，其中之一必须是引航员。起初，我们按要求下蹲，双手握杆来保持平衡。到半空中的某一站，仿佛教室大门被由一只巨型的手拧开，我们迅速从各种规则中松绑。所有人恢复站立姿势，拍照，向一生中未必再可复制的弧线上。天空与倒置的深海无异，热气球则属一颗向海底下沉的气泡。月亮拟从曙色中退位，一个眼花缭乱的白日将被加冕。高空冰冷，我突然想到，此时假如从地上远望，我们只是一盆无助的微型景观。而在岩层迷宫深处，一个弥诺陶洛斯或许正那样看着我们。

诗人们惯于将热气球与爱情、生命、希望、宇宙等主题关联，但在热气球上的绝大多数时刻，我满脑空空，什么也掏不出来。

俄罗斯圣彼得堡

圣彼得堡属于一段冬日截片。对我而言，它和任何地方都是不同的。

时常感到难以谈论这座城市，仿佛我若一开口，我们之间的某种隐秘共识就会破灭。我们的民宿在丰坦卡河沿岸，从窗口可望见河面，一些顽固的冰正在为末日苦熬。每天早晨，我们吃炒蛋、生肉、拿破仑蛋糕，沿街步入

圣彼得堡人的生活。有一次，我们放任弯道的引诱，执著奔向了涅瓦大街的尽头——于是，我们终于看到涅瓦河，被一束堂而皇之的蓝所裹挟。白雾填补出有形的叹息，由于意识到刺面的寒冷是我们与风的互动方式，便选择了忍耐。朋友下河滩，我则独自坐在上面，一边在搜索引擎中找到河流的下一个目的地：芬兰湾。河面上还有冰的碎片，但我暗想，也许它们会在漂往芬兰湾的半路融化，成为河水的一部分，重新融入平庸之辈。

在《小于一》里，布罗茨基记录过这座曾叫“列宁格勒”的城市对他的影响。

事实上，我的余生都可以被视为不停地在回避生命中那些纠缠不休的方面。任何表示重复的东西，都变成一种损害，因而必须铲除。

尽管这种说法可能产生歧义，但“重复”（或说“无尽复制”）确实四面围困，是一种残存的、过于方正的形制，从建筑与人群中焕发而出。时隔多年，似乎依然能看见，人们曾在此消耗过的顺从与叛逆，他们仰仗无知度过的一段好日子，又在避无可避之时拼命挣扎，而这一切，最终都被这座城市所内化。

有一天晚上，我们在马林斯基剧院看《天鹅湖》。中学时代，我们早在课堂上领略过黑天鹅的32圈挥鞭转。当它在一个相对未来的时空重现于眼前时，我们也已通过时光刻塑被迫成为更完整的人。圣彼得堡是一座历史之城，所见所感均未能汇成清晰的观点——现在还不是下结论的时候，永远都下不了结论，但那种经久不息的回望感难免使人悲怆。

一个人会不会在另一个人

走失的山路上旅行

提着同样的灯笼，

也穿马靴，

偶尔学三两回

布谷鸟鸣。

一个人究竟会以多少种姿势

想念另一个人

当白雪就要

像月光一样覆盖山岗

和起伏的松林。

涛声源自于阅读

这古老典籍

记载过一个人越来越轻的

灵魂。那些细节

突然安静下来

像旅行，不可具体描述。

在某日早晨，

一个人和另一个人

有了同样的生辰

交织、重叠

像一对孤单的影子

隔着松林，

与时光对峙。

甚至从来都不需要

侵入彼此身体

没有什么会比内心的鸟鸣

更有意义。

飞机

只有在下午的时候，我才会

望向天空

看一架架飞机像鸟一样

从大兴或者南苑机场

载满我忧伤的同类

起飞。

有些时候，它们从远处赶来

压低翅膀

擦着民居屋顶

去往降落地

巨大的轰鸣声会遮住所有声音

这时候，

我的同类是它的一部分

一颗螺丝钉，一块玻璃，一只仪表盘

它们和暮秋的风一起呼啸

提醒我最美好的时光

就要被谁挥霍干净

而你爱着的那个人，还在头顶

飞。这感觉往往

难以言喻

造物就是如此神奇

你看那痕迹

是飞机留给天空和观察者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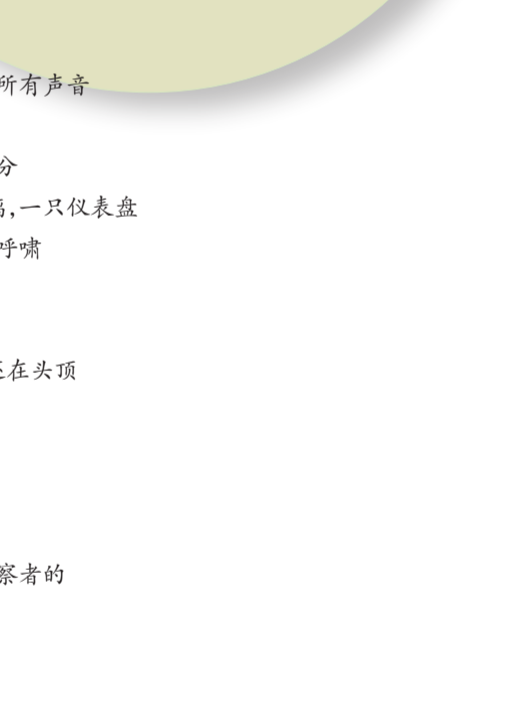
惟一语言形式。

蔡云鹏



一个和另一个（外一首）

马泽平



蔡云鹏

老觉得自己是一颗蘑菇，后来……我还没说完他就打断我说你给我滚，我说好的。

我们在路上还碰到过很多形形色色的人，有热情的当地人，有奸诈的小商贩，还有性情古怪的书店店主；有度蜜月的情侣，有独自旅行的年轻人，也有成群结伴的旅行团。小石总是喜欢用蹩脚的英文跟人家攀谈。不分年龄、种族和职业，他总对陌生人有着无由来的善意和信任，并且能够坦荡地接受他人的好意——为此他被骗过好几次。但他好像对此并不在意，丝毫不会愤怒和失落，完整地保留着一贯的作风。这时候你就能察觉到他人格的光辉，一个蠢货的正面意义。我常常听人说一个人所有能拥有的美好品质势必经过艰苦的锤炼，宝剑锋自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但我对这样的说辞是抱有怀疑态度的，因为我觉得我们就是不能排除一种可能：就像有的人是含着金钥匙出生的，而有的人，一出生，就有一颗金子般的心。

我们闲极无聊的时候，小石也会跟我讨论关于旅行的意义这样的问题。我其实吃惊于像他这样的人也会被这样的问题困扰。我俗套地说出了我的理解：我认为人需要一个自我找寻的过程，可能旅行这件事情对这个过程有帮助。他说那你找得咋样了，我嘿嘿一笑说在找在找。其实我知道我这样的回答不会令他满意，但这也是我能想到的最有深度的回答了，不然我总不能说我只是想出来玩而已。其实细想想哪有旅行的意义这回事，连刚方的回答也是我现编的。我没有询问他心中的答案，因为我不知道他如果能说出什么来，八成也是他自娱自乐的借口而已。就像我最终学会了开车，因为别无选择。

我们实在是别无选择——对，就是这么个原因——就像在路上，这件事情本身一样。